

吴世昌学术文丛

詞林新話

(增订本)

缪钺题

吴世昌 著 吴令华 辑注 施议对 校

北京出版社

吴世昌学术文丛

詞林新話

修
錢
題

(增订本)

吴世昌 著 吴令华 辑注 施议对 校

北京出版社

吴世昌学术文丛

詞林新話

缪钺題

(增订本)

吴世昌 著 吴令华 辑注 施议对 校
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词林新话/吴世昌著;吴令华辑注;施议对校. -增订本.
-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00
(吴世昌学术文丛)
ISBN 7-200-01261-0

I. 词… II. ①吴…②吴…③施… III. 词(文学)-文学
评论-中国 IV. 1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2615 号

词林新话

(增订本)

CILIN XINHUA

吴世昌 著 吴令华 辑注 施议对 校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瀛 洲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25印张 393 000字

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ISBN 7-200-01261-0

I·108 定价:23.00元

吴世昌学术文丛

红楼探源
诗词论丛
词林新话
文史杂谈

RAR43/02

书名题签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责任印制

缪钺
孙恒年
朱云
李文宗

雖尊師說 更愛真理
不立學派 但開學風

RAR 43/02

前 言

本书系根据吴世昌先生在一些词书上的眉批、夹注及片断手稿、信件等整理而成。

吴世昌先生(1908—1986)字子臧,浙江海宁人。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,1935年毕业于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,获文学硕士学位。学生时期即不断发表学术论文,为国内外学人所瞩目。抗日战争时期,曾先后执教于西北联合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国立湖南师范学院、国立桂林师范学院、中央大学等校。1947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讲学,任该校高级讲师兼导师,被举为该校东方部学部委员、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。1962年回国,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,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先生一生治学范围甚广,正如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于1936年在《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》中所赞:“文、史无所不通。”先生为学,好穷根究底,发前人所未见,抉微钩沉,辟新蹊以通幽,不拜倒在权威脚下,不迷惑于人云亦云。先生曾说:“平生为文,如无创见确解,决不下笔。”“人云亦云,取之伤廉,再加传布,徒以欺人,二者皆丧德。这不是说我的每句话是真理,这当然不可能。但如有错误,人所共见,也不难改正,有过则改,决不文过饰非,护短自欺。”他还曾写道:“虽尊师说,更爱真理,不立学派,但开学风。”这可看做是先生一生治学的自况。

在词学方面,先生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。例如关于宋词分派,一般都认为有以苏轼为首的豪放派。先生经过反复研究,提出“北

宋没有豪放派”的看法。他从词的起源,论述词这一文学体裁的最初特征、作用,又具体分析了东坡词及北宋时的词风,认为苏轼是给词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,用词这一体裁来言志,但并没有改变当时的词风;宋词有千姿百态,三百余篇词中绝大多数还是不洗绮罗香泽的“婉约词”,称得上“豪放词”的不过十来首。苏轼的经历也不像辛弃疾,没有“壮岁旌旗拥万夫”,顶多也只是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他的思想又多受陶渊明及佛、道的影响,也很难统称之为“豪放”。所以,“苏辛有词,豪放无派,豪放有词,苏辛无派。”先生主张对苏词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,不要用一个“豪放派”的标签把宋词的研究简单化。这个论点,在国内及日本词学界曾引起热烈讨论,促进了词学研究活动。

又如晚清词论家所标榜的“寄托说”,先生也是痛加驳斥。他认为这种论点牵强附会,主观推论,以求微言大义,给词学研究带来了很不好的风气。针对谭献的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,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”的说法,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这是“随心所欲,教人造谣,欺人太甚。实乃对真理的嘲弄、良知的好污”。他更进一步揭穿民初一些词论家竟尚比兴寄托之说,其故有三:一为遮其冶游狎妓之羞;二为遮其不学无知之羞;三为掩护其怀念清帝,妄冀复辟之逆说。当然,对一些确有寓意,表现手法很好的寄托诗,他也是细心发掘的。例如刘后村的《卜算子》、《昭君怨·牡丹》,他赞为:“此真寄托之上乘”,“白雨斋爱谈寄托而不见此二首,真有眼无珠也。”

再如关于作词,先生主张“说真话,说得明白自然,切实诚恳。”“凡是真话,深固可贵,浅亦可喜;凡是游词遁词,皆是假话。”他还提出,词之佳者,要能“即景传情,缘景述事,就事造境,随境遣怀。”对于某些人故作吞吐晦涩之词,他是不赞成的。他说:“词必须作得读者能解,若不可解,即文字有病或未达意。”有人以为填词要避俗求雅,先生以为:“大家不避俗。若刻意求雅,则雅得太俗矣。”

对各家的词话、词选,先生都有所评价,不因为是权威而随声附和。如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,他亦有所批评。对名家名作,他也不

一味叫好。他指出苏轼的《水龙吟·杨花》拟人太过，辛弃疾的《贺新郎·送茂嘉十二弟》用典不妥，尽管这两首词都是各家常选的名作。先生以为：“前人读词，每赏其声情俱茂，而不问其内容，一味赞扬，似乎大家决无败笔，殊不然也。”另一方面，先生还对许多词作了进一步的深解、或与众不同的新解，表现出他深厚的学力和精辟的创见。对于近年来印行的词论、词选等书，他曾提出：不要机械地规定每人选几首，要认真地看作品内容，以定选多少；不可世故地看某一作者是否出名或大官，要诚实地看作品水平以定取舍多寡；不要因见某人印有“诗集”、“词集”，不好意思不选，如作品低劣，即有十本集子也不要选一首。对近年所出词论、词选，他曾举出一些作家、作品作为衡量的参考。其中有：如何看流行的东坡故事（如讥少游“一个人骑马门前过”）？对苏词《卜算子》（“缺月挂疏桐”）、《蝶恋花》（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）如何理解？如何评价东坡和章词《咏杨花》？如何认识东坡对柳永词的评价？如何看待“饮井水处皆咏柳词”？对晏几道如何评价，选小山词几首？有否选清真《少年游》（“朝云漠漠散轻丝”），如何评价？对清真其它词如何评价？如何评价李清照之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（“香冷金猊”）？如何理解辛稼轩之《念奴娇》（“野棠花落”）？如何解决白石《长亭怨慢》（“渐吹尽”）之韵脚？对梅溪是否只选两首咏物词——《春雨》、《双双燕》，有否选《寿楼春》（“裁春衫寻芳”）？是否选梦窗《唐多令》（“何处合成愁”），有否选《绛都春》？等等。由此也可看出先生对词学的独到见解。

先生生前，曾打算写一部《罗音室词话》，但没来得及动手便遽然病逝。可以想见，这些宝贵的眉批、夹注、草稿就是写《词话》的基础。现将它们整理编排，分为五卷：卷一为词论，内容包括综论词的源流发展、作词要领、评词标准，及对部分词话、词集的评价，卷二至卷五分论唐五代、两宋、金元明清的词人词作，共涉及一百六、七十人，作品六百余篇。附录收入了对诗的部分论述。这些文字写于不同时期，有的批在书眉行间，有的见于笔记散页，除少数摘自信札或残稿外，大都是读书时信笔写下，即兴而发，冲口便出，或说理论争，

或调侃戏谑,或钩沉发微追根求底,或针砭时俗借题发挥,也有只下断语而未作任何说明者。行文有文有白,口吻时庄时谐。有些批语是只就一枝一叶而言,并不一定是全面的准确的评价。在一些书上,他赞赏时只加圈点,反对时才写批语,这样照录下来难免给人以批评多而首肯少的印象。须知这些文字,原本只是为自己研究撰文时积累资料,正式发表时必将有许多补正。这点希望读者理解。我们在整理时只能略加综合,对明显的笔误作些改正,并适当引入了所针对的原文。少数批语,我们在理解上还缺乏把握,只好割舍不录。由于自己学识浅陋,免不了有许多错误的地方,希望能得到了解先生的方家们的批评指正。

吴令华

一九八八年春于北京

目 录

前言	(1)
卷一 词论	(1)
卷二 唐、五代	(76)
卷三 两宋(上)	(120)
卷四 两宋(下)	(224)
卷五 金、元、明、清	(305)
附录 诗话	(416)
索引	(489)
参考书目	(535)
再版后记	(539)

卷一 词论

1

词,又称“诗余”。“余”者,孔子所谓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之“余”,今称“业余”,亦犹此义。唐人赴试应制皆须作诗,而真实性情不能于焉表现,则退而自以民间乐府歌词以抒其情,故曰“诗余”。故“诗余”多吟咏性情之作也。南宋文人习于填词,则以论事感时之作写入词中。凡此题材本应入诗,故当时人以为苏轼^①以诗入词也。

2

唐刘宾客^②《董氏武陵集纪》:“兵兴已还,右武尚功。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,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。故其风寢息。乐府协律,不能足新词以度曲。夜讽之职,寂寥无

① 苏轼(1037—1101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词有《东坡乐府》。

② 刘禹锡(772—842),字梦得,世称刘宾客。有《刘梦得集》。

纪。”蕙风^①录此语后曰：“‘夜讽’字甚新，殆即新词度曲之谓。”^②按：“夜讽”，即“夜诵”，“讽”“诵”同义。“夜诵”见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“至武帝……乃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”二字不新，亦非“寂寥无纪”也。

3

《白雨斋词话》^③曰：“词中如《西江月》、《一翦梅》、《钗头凤》、《江城梅花引》等调，或病纤巧，或类曲唱，最不易工。（难得大雅。）善为词者，此类以不填为贵。”^④此真经验之谈。然曰：“或类曲唱”，则于词史全不了解。词本起源于曲，正是古曲，何必“类”乎？

4

古代民歌诗十五国风为北方之歌，楚辞为南方之歌。汉魏六朝亦可分为南北。子夜吴歌、前溪、西洲等曲属南方，敕勒、企喻歌等属北方。以晚唐五代曲子词而论，则“花间”为南方（包括西蜀）之歌，敦煌曲子为北方之歌。降之近世，南方之昆曲大异北方之戏，南方之弹词、滩黄区别

① 况周颐(1859—1926)，原名周仪，字夔笙，号蕙风，近代词论家，有《蕙风词》、《蕙风词话》。

② 《蕙风词话》卷四第三九则。

③ 陈廷焯著。陈廷焯(1853—1892)，字亦峰，近代词论家。

④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七第三〇则。

于北方之鼓词。故词之起源，必兼溯两者。

5

皇甫松^①《采莲子》：“菡萏香连十顷波(举棹)，小姑贪嬉采莲迟(年少)。晚来弄水船头湿(举棹)，更脱红裙裹鸭儿(年少)。”“船动湖光滟滟秋(举棹)，贪看年少信船流(年少)。无端隔水抛莲子(举棹)，遥被人知半日羞(年少)。”此用两首七绝组成之采莲歌，如将每句末小字去掉，即唐人七绝。盖唱此词时一人先唱一句，众齐唱衬字(举棹、年少)。此例可说明词在晚唐早期发展之程序。又“莲子”谐“怜子”，即“爱你”。

6

词乃是先有音乐调子，然后按调做长短句，不是做了长短句，然后又把它“音乐化了”。先得新腔，然后按腔作歌。

^① 皇甫松，一作嵩，字子奇，皇甫湜之子。晚唐时人。《花间集》录其词十二首。

7

小山《采桑子》^①：“双螺未学同心绾……长倚昭华笛里声。”则倚声本指唱词，非谓填词。填词亦称倚声，乃仿歌女之称，其起源较晚矣。

8

《花庵词选》^② 晁次膺^③ 名下注：“宣和间充大成（晟）府协律郎，与万俟雅言^④ 齐名，按月律进词。”可见宋时每月有规定音律，大晟府官吏须按律每月进词。

9

《蕙风词话》续篇卷一第十四则记“日本贞亨初（当中国康熙初）所刻《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》（吾国西颖陈元靓编辑）卷八《音乐举要》，有管色指法谱字，与白石^⑤ 所记

① 晏几道《采桑子》：“双螺未学同心绾，已占歌名。月白风清。长倚昭华笛里声。知音敲尽朱颜改，寂寞时情。一曲离亭。借与青楼忍泪听。”晏几道，字叔原，号小山，晏殊幼子。北宋时人。有《小山词》。

② 宋人黄昇编选。黄昇，字叔旸，号玉林，又号花庵词客，南宋时人。

③ 晁端礼（1046—1113），字次膺。有《闲适集》，不传，今传有《闲斋琴趣外篇》六卷。

④ 万俟咏，字雅言。北宋时人。有《大声集》，不传。

⑤ 姜夔（约 1155—约 1221），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。有《白石道人歌曲》。